



# 姑射之山

張頌著

青年文藝叢書之一

工人與學習雜誌社編印



# 山之射姑

著 頤 張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青年學習文藝叢書

姑射之山

(每冊實價捌百元)

著者 張 頌

編輯兼  
發行者 工作與學習雜誌社

經售處

黃河書店  
太原紅市街四十三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十日



待到第二日的朝晨，天剛閃亮，他便挑着很沉重的菜筐，  
抗着風霜一直跑到相距于家堰二里路的龍泉鎮裏去叫賣。

——「債與償」插畫之一——



他會獨自一人跑到圖書室裏亂翻書籍，不期然的邂逅，  
使他認識了丁媛。

——「債與償」插畫之二——

## 編者漫序

青年學習第一種叢書「青年學習與團結」出版的時候，本社便有編輯短篇小說集的動機，並且也在各報上宣佈過，以後遇到多少人老問到這件事，足見有許多朋友在關懷着企望着它的生長，起初編者計劃湊集好多位先生的作品，後來覺得如果一本小說裡有九篇是A先生的一篇是B先生的，反倒不如乾脆只要A先生的九篇比較合適，例如此，所以編者便決定先將張頌先生從前寫下的幾篇小說編爲青年文藝叢書的第一種，以後仍不斷的要編輯文藝叢書，或者是短篇小說，或

編者漫序

者不拘泥什麼「小說」，叫成文藝創作集也好，甚至於還要出刊詩集；這都是我們工作與學習社同人們將要拿出最大的努力而且是最近要幹的些事情。

「工作與學習」自創刊到而今，已九期了，在山西光復後的雜誌當中，尙要數它的壽命長。有許多的雜誌，砂鍋裡搗蒜只是一錘子，創刊號，也便是停刊號，因為它裡面的「題詞」和「花柳病廣告」，比文章還多；不是捧坤角，便是敲竹槓，像這樣子的東西，不惜命短，合該夭折，讓開路，好讓軸們去吧！我們有我們的生命，我們不怕沾污和磨破鞋底，我們要在廣大人民的路上去走，用自己的腳，去走自己的路。

青年文藝叢書的出版，在我們尙認爲是努力的更進一階，我們極希望全山西愛好文藝的青年，在正確的目標下團結進來。

## 作者序

這幾篇小說原是我四五年前在舊西寫成的，有的曾在後方雜誌上發表過，有的寫好以後便闌諸笥篋了。現在把它們從書箱中翻出來，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自感都是些不成熟的作品，說到印成小冊子來問世，更覺有些愧汗欲滲，所幸這是一部青年學習的文藝叢書，它不獨包含着供青年們學習的單純意義，而且還帶着作者本身也是「逢在學習」的意義，想到此處又使我奮而興起，進之以勇了，於是我便決定把這幾篇不成熟的東西茫然地付印了。



爲了要保持我四五年前當時寫作的情緒，決意在故事的結構上與造句上不多加修改，一則紀念那時影響我生活的環境，一則紀念永掛在我心頭的一件傷感之事。

幾篇小說的內容，差不多都是抗戰期間我在姑射山裡蒐集到的材料，所以也都是些山村風味的作品，因之我便把這本書的總名目叫做「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的那個「姑射之山」。

在抗戰期間，應該寫的東西太多了，因爲我是個機關裡面的小職員，沒有那麼好些時間讓自已來支配，本來還有許多好的故事，只因老攔着不寫，便越醞釀越淡了。回想起來，怪覺慚愧。

「杜鵑」一文係用「穀雨」的筆名曾在「工作與學習」雜誌上發表過。「債與償」比較算是我最早的作品，所以現在拿出來，自己似乎覺得有些不大稱心，但因種種關係，決定不修改它了。

「債與償」裡面的兩幅木版插畫，也是我在晉西刻的，而且是寫成「債與償」後三四天內「趁熱」而製成的，缺點也很多，本來我想重刻一下，但因爲每天的事情，繁如猬集，絲毫沒有

空暇，刻刀也殘缺不全了，雖然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大滿意，也只好勉強窮湊一下。

在這幾篇文章的整理期間，文瑞弟拖着病體幫了我很大的忙，這使我感激得簡直沒辦法來說了。

張 頌 三五·九·五·

作 者 序

三

# 目次

蝙蝠	.....	(一)
債與償	.....	(二一)
惠民壕	.....	(六五)
杜鵑	.....	(七五)

# 蝙蝠

## (一)

辦公室的桌子上，雜亂地放着許多文具。

陸鏡天很拘束地坐在桌子旁邊的一隻方凳上，特務機關長小平一面在地下徘徊着，一面堆着笑臉問陸鏡天道：「陸先生，你投誠到這裏已經七八天了，你對這方面究竟作何感想？」聰明的陸鏡天早已料到這些問題必然要提出來的，他心裏預先早把這些問題的答案擬下底稿了；但他同

時表面上又不敢過分流露出自己的聰明，而使小平看出他的早有準備，他很機警的故意沉思了片刻，又很神態自如地微笑着答：「感想麼當然有感想啦，不過不大深刻就是，我只看到這一點：你們貴國人和我們中國人的差別，僅只是嘴上鬍鬚的不同而已，貴國人的鼻子下面是留着一撮武士道的小鬍，看去非常精神，中國人是留着燕尾般的鬍子，雖然不大精神，也還覺得有幾分飄洒，各是各的風味。除此以外，一切面容啦，身個啦，皮膚的顏色啦，簡直沒有分別，所有言語的不同，也是因為地域比較遠了一些呀！就是連我們中國人也有不懂中國話的可多着呢！這倒算不了個什麼。我們同是東亞人，同是黃種人，我們爲什麼要自相殘殺，中國本身不進步，爲什麼要拒絕朋友的幫助呢？最可笑的是中國所謂抗戰的當局，竟然和英美高鼻子西洋人拉起手來殘殺同種人，我以爲這是最可恥最痛心的事！」陸鏡天說完了這話，向着小平陪了一個笑臉，喜喜！

「好的！好的！陸先生的心很要好的！要優待陸先生的。」機關長小平用左手拍着陸鏡天的肩膀，伸出右手的姆指，一面說着 一面幌蕩着。

陸鏡天又繃着眉頭裝出很苦惱的樣子，繼續的說：「現在所謂什麼抗戰的陣營。簡直沒有一點生氣，生活使人失望，事業使人失望，整個的社會也使人失望的啊！我前一個月的時候，還是在灰色的人生圈子裏打轉呢！」時間略停了一會，大概有十秒鐘的光景：「機關長，你懂得中國的新詩嗎？」陸鏡天很突然而誠懇的問着，小平微微在點頭：「中國的文字我很通的」。陸鏡天聽了這句話，他不慌不忙的在桌子上揭起一塊小紙條，隨手拿起一支鉛筆，一面思索，一面又很迅速的寫了下去：

『西風蕭蕭，

一片荒涼天氣，

原上草離離，

疏疏落落深秋雨，

孤雁無意向南飛，

蝶

蝠

逝水悠然東流去」。

陸鏡天寫好以後，很本能地站立了起來，用雙手遞給小平，慢吞吞地說：「機關長看了這段詩以後便了解我過去在抗戰陣營裏的心情是如何的悲觀了，這段詩是我前一個多月的作品裏的一小節，其餘的便模糊糊記不清楚了」。

機關長小平看着小紙條咕噥了半響，忽然放聲說：「想不到陸先生還是一位詩人啊！」  
「不敢當！不敢當！」陸鏡天很謙和地笑着說，但心裏却充滿無限的得意。

(二)

陸鏡天在抗戰以前曾肄業於××師範，在學校的時候，同學們都對他有相當的了解。他的眼珠兒帶些淡黃色，他的意識常是徬徨無定的，永沒有和他感情較好的同學；但他對女同學的追求倒是很能下辛苦的，他爲了寫情書而蒐集華麗的詩句，也曾下過一番功夫。他剛結過婚三個月

，不幸日本鬼子便佔據了他的老家，那時他受了時代的影響，更在同學們鼓勵下，咬着牙闖撇棄了溫暖的家庭和嬌妻，被捲入救亡的浪潮，參加了抗戰工作。

時間過的很快，抗戰在接近勝利的道路上，已健壯地行進了五個年頭了，在他以爲這難熬的漫長的時間裏，他無時無刻不在憶念着他的新婚妻：蓬鬆的波浪式的軟髮，黑的眸子，馬蜂般的腰肢，飄然拂地的旗袍，高跟鞋的音響……這些竟佔據了他精神時間的一大部分。至於他留着短鬚的父親，和乾橋核一樣面皮的母親，倒不在話下。

陸鏡天不斷地將他過去黃金般的家庭生活給抗戰五年來的吉卜賽式的流浪生活作着比照，加之最近精神上受到許多意外的刺激，於是他對抗戰的前途，投以暗淡的眼光，對勝利的信念也逐漸動搖起來，他看到眼前的生活比冰塊還要冷，吃的是包穀和糙糠，穿的是用粗糙的手工做的老布大棉襖，又不適合身子；物價不斷的上漲，薪水又不增加，連小菜也吃不上嘴了；一切的一切，耳聞目睹，都是困難，都是傷心，陸鏡天抗戰的情緒好像一塊石頭，由海面悠悠地沉向海底。



在一個窗外飄雪的夜裏，他睡在被窩裏頭會這樣子想：「現在有許多漢奸，說不定反正過來還是國家的大功臣呢！但眼前過的卻是很優裕的生活。……人……蓋棺論定……」。

陸鏡天對現狀表示不滿，逐漸外形於聲色了。他隨時隨地的漫罵着，用俏皮的口吻諷刺着：「政治簡直是少數聰明人愚弄多數傻子的代名詞！什麼是革命，我只覺得自己的這條命越革越老了，就這樣子永久準備着不必要的犧牲吧！」他每次拿起筆來的時候，便胡亂湊幾句半新不舊的詩句，牢騷、洩氣，因此同事們都叫他詩人。這個稱呼是蘊含着嘲笑奚落成分的，但他有時竟以詩人自居，這樣使他越發輕視一切，越發驕傲了許多。

陸鏡天是在××軍附設動員工作團裏擔任團員的，他們的軍長是李大個，工作團的主任姓王，他們的任務和政治員差不多，他們一共有十四個同志；除了王主任外，都是團員，還有三個是女的。陸鏡天今年已是二十八歲的人了，兩腮已長出了像毛刷一樣的鬍子；數他年紀最大，起初同志們都叫他老大哥，後來發覺他的觀念不大正確，經許多同志對他很善意的糾正都歸無效，這

種糾正工作起碼進行了兩個多月，愈糾正，愈鬧彆扭，於是大家便和他慢慢地疎遠起來了。在精神上給他一個軟性的懲罰，或者還可以藉刺激來挽救他的頹喪，這是王主任的本意。誰知陸鏡天非但不能覺悟，反而更執拗起來。

### (三)

「人心換人心，四兩兌半斤」，別人都情有可原，爲什麼吳蓉也對我這樣的冷淡了呢？真是「人心隔肚皮」，陸鏡天越想越氣忿了。

吳蓉才十六歲，算起來在團裏還是年紀頂小的一個女團員，性情很溫和也很天真，並且很能用功，工作又積極；當然一個好的誰也見了喜歡，可是她不幸被陸鏡天厚着面皮追求着，其他同志們都爲着這事抱着一肚子不平。陸鏡天經常買一些吳蓉平素喜歡吃的糖菓，和美麗的彩色封面的筆記簿送給她，作爲一種表白愛情的禮物。吳蓉呢，她假裝着不經意，站在同志的立場上都將

這些東西都收受了起來。於是陸鏡天便很有把握的以爲吳蓉在愛着自己了，他愉快，他驕矜，盡量的尋找小機會來和吳蓉接近。但他平素的爲人和舉止，吳蓉是很知道的，所以她也很小心地盡量迴避着他，偶然見了面，也是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隨時寒暄幾句以後，即匆匆的避開了；陸鏡天則還是一味地不知分的追求着。

自從王主任囑咐諸同志們：『近來發覺陸鏡天意識落後，需要採用種種的方式糾正他，如果不接受個別同志們的勸告時，即實行精神封鎖，甚至提出警告，最後打擊，驅逐』以後，吳蓉當然也和旁的同志一樣，對陸鏡天拒絕談話。

在這一星期當中陸鏡天寂寞的幾乎和一個人的世界一樣，他憎恨所有的同志們，尤其憎恨吳蓉；他整個的心情被陷入凄苦的狀態中，他在負氣裏更增添了不少的憤恨和怨艾。

暗夜裏，一盞幽燈在一間斗室裏搖幌着，陸鏡天的影子孤獨地在燈光下徘徊。『爲什麼不能毅然決然的做出自己所要做的事情來呢？真是沒出息！』他用很堅決的聲調自言自語的說了這句

話之後，便脫掉大棉襖，上床蒙着被窩睡覺去了。

窗外颳着很尖厲的北風。

#### (四)

中午的太陽伸展開喜悅的光輝，在大地上吻舐着，冬天的陽光雖然有幾分溫暖；究竟還帶着一些寒意。

吳蓉正拿着一本從敵區蒐集回來的時事畫報，坐在石階上一面晒着太陽，一面翻着，忽聽得值日員在吹哨子集合開會了，她知道是召開昨晚王主任所佈置的批評檢討會，專門檢討陸鏡天意識的錯誤，替陸鏡天注射清血劑，希望他在會後能確實的覺悟而走上正確的人生路線。王主任佈置的時候，誰也知道，只瞞着陸鏡天一個人；至於各同志發言的內容與次序，王主任均有適當的指示。

一共十四個同志都來聚集在一個很寬廣的會議室裏面，有經驗豐富做事老練的王主任，有天真的吳蓉，有懷着滿腹忿恨的陸鏡天，還有……。

這個會和旁的會一樣，習慣似的仍由王主任充當主席，一個姓楊的擔任記錄，首先由主席宣佈開會的意義：「……爲了促進同志間互相進一步的了解，需要實行一次個性檢查，各人介紹自己對現處環境的了解和對自己人生的基本認識……」。主席講完話以後，半響，一個姓白的站了起來，他是河北人，說話的聲音很洪亮，向來各種聚會場所，數他發言最熱烈：「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是很艱苦的，一切物質條件均很缺乏，但是我們爲了國家民族，爲了抗戰的勝利，爲了整個的革命事業，我們的精神上是無上的愉快，抗戰愈接近勝利：我們的生活愈形艱苦，我們只能咬緊牙根渡過此難關，光明便迎在我們的前面了。人活在世上的意義，爲正義而鬥爭，是爲創造將來的幸福而鬥爭，總之我對自己人生的前途是很樂觀的！」他說完了便很快的坐了下去。

「頂好按着坐位的次序發言吧！」主席宣佈。

第二個便輪着「一萬三」了，他姓馬，名字叫馬德駿，滿臉黑麻子，所以別人以「一萬三」的數目字來形容他臉上麻子的多，馬德駿性情很冒失，說話老是不大檢點：「……現在環境的艱苦，誰也不會否認的，可是我們空喊着革命，試問究竟有什麼用處？有一部分人僅光到敵區販貨物，做買賣，大飽其私囊，他們整天在過着很豐饒的生活，他們的社會地位也並不見得比我們減低！革命這個名詞敢是專門給我們創造出來的嗎？革命絕不是空喊的，非有實際的表現才行，按現在的環境看來，好像自己在革自己的命！完結！」

輪上陸鏡天了，他很傲慢地站了起來：「剛才馬同志說的話我非常同意，我也是很痛恨今天也喊革命，明天也喊革命的賣狗皮膏藥的人，環境困難只會說克服困難的漂亮話，而想不出克服困難的方法，依我的眼光看，我們現在不是參加抗戰工作，而是一部分政治上的僱員，簡直是奴隸，有什麼優越的條件來維繫革命同志呢？這並不是我對環境的失望，實在是環境不能使我們不失望的！」陸鏡天發表完他的意見後，會的次序便驟然轉變了，首先便是吳蓉對陸鏡天和馬德駿

的意見表示了極端的反對，尤其指出陸鏡天的觀念已犯了絕大的錯誤。隨着衆同志便羣起糾正，最後，主席集中大家的意見，讓馬陸二同志當衆承認錯誤，表示懺悔，馬德駿便很痛快的，服從了這個決議，陸鏡天却心裏非常不平，他扭捏的說了幾句籠統的話，主席沒辦法，只好決定會後由馬陸二同志各寫懺悔書一份。這個檢討會足足進行了有兩個多鐘頭。

『屁！一羣賣狗皮膏藥的小孺子們！這是陸鏡天散會後嘴裏咕咕囁囁地說的話。』

第二天的早飯前馬德駿已將懺悔書給了王主任，陸鏡天呢！却是一紙請長假的簽呈，理由是：『……………工作不感興趣，不能充分的發揮工作效用，生活內容單純……………願到鄉村私塾裏當一個教員去……………』。王主任當時即將簽呈轉呈到軍長那裏去，軍長因爲本身的業務太忙，沒有顧得上理會這件事。第三天動員工作團的全體同志奉令分別出發到鄉下動員慰勞品去，陸鏡天被分配到離敵人據點四里多路的薛家莊去了，誰知黃鶴一去便再也不返了。

(五)

陸鏡天來到小平特務機關已經够半個月了，也沒曾分配到相當的工作，每天和一些不大慣熟的人們食宿在一起，他覺得別人對自己都投以懷疑和鄙視的眼光，有時間幾句話也好像審訊囚犯一樣的態度，於是陸鏡天又逐漸感覺到孤寂與苦悶起來。

陸鏡天的脈管裏是純一的中國血液，毫不混雜其他民族成份的，所以他腦筋裏還不時在播念着從前動員工作團裏的幾個舊同志，這時反覺得他們藹然可親起來了。而眼前的一切背景裏都好象蘊藏着一種禍害。

前四五天的時候，陸鏡天很小心的和小平機關長提出，請求回家看一看別却了五年的家庭，機關長和他說：『才從中國軍投誠過來的官兵，非對皇軍有相當的工作表現，不能輕易答應任何要求的』，這是他們特務機關收容『歸順』人員主要的條文規定。陸鏡天沒奈何只得給自己家裏



寫了一封長信報告自己的行蹤，同時他更希望他的妻能跑來探他一遭。

有一天早晨，機關長小平忽然請陸先生喝日本酒，將陸鏡天恭維的特別起勁，於是陸鏡天將已成殘灰的心情，復又燃燒起復甦的火焰。

「……陸先生，你在這方面獲得崇高的地位，我想一點也不困難，你願意最近回家裏去看一看也不難的，只要陸先生肯把你的力量表現一下就行的……」。機關長小平和陸鏡天說的話並不是出於偶然的，也不是當作閒話說的。

「機關長，但不知如何表現力量呢？」陸鏡天很自然地提出反問。

他們兩個人談話的時間很長，陸鏡天的酒量又是很小，他漸覺得腦殼有些暈眩，話也較比往常多了，小平最後的結論是這樣：「拿上五百元『聯幣』購買些化妝品，讓陸鏡天裝成買賣人的模樣，回到中國軍的往地，試驗進行煽動與瓦解工作，至於採用何種方式由陸鏡天自己相機運用，限一星期返回。如工作進行順利，特務機關即以二萬元『聯幣』作××軍全軍瓦解費用，並給陸

鏡天指派幫手，由陸鏡天一人支配；如果陸鏡天遲疑不願担此工作，那麼他對「東亞共榮」的忠實，便有懷疑的必要！起初陸鏡天心裏覺得很有些畏怯，後來他腦筋裏忽然如旋開了智囊的機扭，向小平表示了最後的決心，他情願條條遵循機關長的指示，將來拿工作的圓滿效果，答覆機關長栽培自己的盛意。隔了兩天他將工作的計劃與方式，寫了有四千多字，密密地呈獻給小平，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有一日蒼茫的朝晨，天尚未明，只能隱隱的聽到東郭的鷄叫，陸鏡天穿着一件舊黑市布的棉袍子，戴著一頂栗殼色毡帽兒，眼上掛著可以減少熟識眼力注意的大圈墨鏡，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後面絆著一個很大的包袱，裏面裝滿了香粉、肥皂、等滿能換取中國的金錢，而對中國抗戰毫無補益的罪惡的東西。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馱負著陸鏡天這不吉祥的動物，馳駛在一條被北風凍僵了的道路上，車輪和地磨擦出啞啞的聲音，北風在狂嘯著，自行車在迅速的飛奔著，天上的星星慢慢地收斂著。

陸鏡天忽然看見對面有幾個人影一晃，他暗自打了一個寒噤，及至定眼看時，才分辨出是幾個人在抬着口棺材，拿着鐵鍬，向着一個亂葬墳裏面走去。

『呸！真晦氣！』陸鏡天想到這是否是一種不吉祥的徵兆時，他的心禿禿的跳了幾下。自行車拚命的向前飛馳着，太陽漸漸的在東山後面閃臉了。

(六)

一張商人的假路單，迷哄了沿路盤查者的眼睛，上午十一時許，陸鏡天又回到他的動員工作團裏，王主任，吳蓉，還有許多舊的同志都很驚訝而親熱的向詩人湊攏來問長問短，陸鏡天很有次序的向大家報告他被敵人俘虜的情形，和在敵區被優待的情形，以至怎樣脫逃的情形說的頭頭是道。

自從陸鏡天失蹤以後，團裏會派人到薛家莊打聽，但始終沒得到確實的消息。

晚上陸鏡天很鄭重的和王主任說，他這次由敵區回來負有一種特殊的神聖的民族使命，不能隨便和一個政治地位不重要的人來發表，非見了軍長不能解決此重大問題，他急需要王主任當晚領他和軍長談話。王主任只好把這件事當晚報告了軍長，軍長也覺得很興奮的決定當晚十一點鐘接見他。

軍長和陸鏡天談話時，王主任是傍聽者，陸鏡天和軍長所說的話和白天在團裏與諸同志說的話完全是兩樣。他說自己並非被敵人俘虜，而是自動投敵的，他的動機是要給國家建立一個奇特的功績，做一個不平凡的事業。這次由敵區回來是負有敵人交付的瓦解本軍全軍的使命，先回來作一次嘗試工作，限一星期仍返敵區，並將他的工作計劃原原本本的告訴了軍長，最後的要求是讓軍長將計就計，迎合他的計劃，自動的先瓦解一個步兵營，打入敵區，把持敵人的特務，作反瓦解工作，一方面他回去慶功，準備再進一步的開展工作。他的決心是做一個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徐庶，將來做一個出五關斬六將的關公。陸鏡天盡量地炫耀他如何能爭取漢奸，如何能組織漢奸

又如何能瓦解漢奸，一股氣吹了一個半鐘頭的牛。軍長起初聽得非常入神，後來聽到他要求自動瓦解一個步兵營時，不禁捏了一把冷汗，覺得自己的腦袋好像在陸鏡天手裏玩。卒至對陸鏡天懷疑起來。談話既畢，軍長吩咐王主任先回去，陸鏡天被留在軍部了。

王主任踏着月亮照耀下的路子，於夜半回到團裏，全團的同志們都很興奮的等待着聽這一個不平凡的故事，王主任將陸鏡天在軍部所說的話一點不漏的複誦了一番。有的同志對這件事情非常懷疑，王主任也很懷疑，懷疑他從敵區跑回又帶來了這許多的貨物，鬼鬼祟祟，態度非常不正派。

第二天早飯以後，軍長打來電話，請王主任到軍部去了，一直至下午二時才回到團裏。王主任氣噓噓的，態度很是不安的告訴大家。今天軍長請他是爲了審訊漢奸陸鏡天的案件，讓他去陪審。

審判的結果大意是這樣：

一、陸鏡天是自動投敵，並未負有我方的使命，在未投敵以前並未向我方任何人表示過態度。

二、從敵區回來却負有敵人付予的使命，已證實有漢奸行爲。

三、返回後自首的動機是讓我方以爲他是自己人，藉以從事漢奸的活動，一方面既能得到敵人的信任，一方面又能在抗戰陣營裏工作，如果抗戰勝利之日他即是革命同志，抗戰萬一沒有把握，他即是『東亞新秩序』的建設者，他企圖利用着社會的矛盾，來玩他自己生存的把戲。

四、沒有條件證明他的心依然屬於祖國，而有條件證明他已當了漢奸。

法官將以上的判決說給陸鏡天時，陸鏡天的臉色變得乍然慘白，嘴唇只是顫抖而再也說不出一個適當的理由來辨白了，只說：「老天爺知道我的心」，但老天爺何嘗能知道他的心呢？

王主任將這個消息向大家報告以後，全團的同志均非常憎恨這兩面的漢奸，都以爲是一種洗刷不清的恥辱，異口同聲的請求將來執行的時候，罪狀上千萬別寫明是動員工作團的團員，從此

編

蝠

以後動員工作團裏便缺少了一位詩人了。

## 債 與 償

### 一

窗外播撒下深冬的酷冷，北風在狠狠的鞭策着大地，丁媛已經準備好簡單的早餐——七八個焦黃的米麵烤餅和一小鍋鹹鹹的米麵茶，均很安閒的置放在鍋臺上的後面，讓它保持着相當的溫度。

這是丁媛等待着她的叔父丁宏遇從龍泉鎮裏挑着菜筐歸來，和她的弟弟丁東從于家堰的後山



溝裏拾「柴火」歸來用早飯的時間。

她叔父丁宏遇，每天下午總是挑着一雙空的籬筐子，到辛莊菜園裏販了滿筐的捲心白、洋芋等多樣的冬菜回家，待到第二日的朝晨，天剛閃亮，他便挑上很沉重的菜担，抗着風霜，一直跑到相距于家堰二里路的龍泉鎮裏去叫賣，早飯時間仍須冒着寒冷回家，早飯後又要挑着菜筐出去。等到將所有的菜賣去八九不離十，他才肯回來用午飯，所以丁宏遇家裏用午飯的時間在于家堰算是最遲的了。丁宏遇爲了每天要賺得肚子的「圓」，不得不這樣的辛苦；但他躑躅半世未嘗發跡，生活老是這樣冷冰冰的。

一雙久遭風雨剝蝕而將已破爛的不堪再用的恐怕遺棄在路旁也不會被人鄭重地拾去的籬筐子，卻又偏偏繫緊了他全家的生命。一家三口每日的飽暖，全憑着它，無疑的它在他們命運中是起着一種相當的作用。

丁媛的弟弟——丁東，乳名叫東娃，是她叔父視爲活寶貝似的一個孤兒，這個小孩子的固定

營生是給于家堰全村芻戶放牛，每年一共四斗包穀是芻戶們給他年終的餽賞，這是丁東視為以生換命取的最有代價的果實，但在全村芻戶的眼裏簡直認為是一年內最渺小的一筆支出。

放牛是早飯後幹的事情，早晨這段時間必須到後山溝的疏林中拾些枯樹枝回來，備作媛姐炊飯燃火之用。丁東很天真，也很聰明，但他是一個極苦命的孩子，他剛踏上人生的道路，當頭便遭遇着了不幸，他慈愛的母親在他剛十一歲時便悠然長逝了，將痛苦和空洞遺留給他，母愛對他心靈的安慰已成了促不回的夢景，現在除了他父親特別覺得他可憐而愛護外，其餘媛姐便是他唯一的親近者。

于家堰的附近，炭窰很多，這個村裏的住戶說起燒炭的方便可以說是天賜的幸福，一斤洋芋菜可以換到三十多斤的炭塊，在炭煤缺乏的地方簡直視之以寶石，但在于家堰人民的眼裏却視為日常生活中最不重要的東西，何況這村裏的首富單老先生單祖仁便是擁有三座大炭窰的主事呢？所以于家堰居民的每個家裏，一到這嚴寒的冬季，火爐裏都裝着很飽滿而通紅的炭火，緊緊的掩

閉着房門，任北風颯上了山嶺，復又馳向深壑，猖獗地向他們示威，他們是毫不介意的，很泰然地擁抱着在淒冷中浮動着的一絲甜密底溫暖。

于家堰的街道上，不！不是街道！而是兩邊排列的一些高矮不一敗瓦頽垣的房子，當中剩着可供牛車在夏收秋收時分往返運載糧食底一條修長的土路。但在這冬天裏却像一條死蛇在躺着，身上已鋪滿了一層塵土，毫無一點兒生氣了，就是連整個的于家堰也寂寞的和長夜一樣。于家堰是一個偏僻的山莊，從來沒會接受過時代文化的灌溉與滋潤，村民的意識是遠落在時代後面的。他們所知道的只不過是聽到一些日本人在奪取了那一個縣城和那一個村鎮的零散消息，他們以為這是國家的大事，是天意與造化，非草木之人可以談論的。在去年二月間縣裏派人在于家堰來訓練壯丁時，他們只覺得不過是在生活中掀起了二度不規則的浪波而已。他們到龍泉鎮裏去逛會，偶而看到剪了髮穿着短裙子的女學生時，回來便感嘆世道的逆轉，他們在這種呆板而局限的生活裏會拖延過了很長久的歲月，依然在一直的往下拖延。

在冬季裏于家堰的女人們除了做早午餐的時間外，大多的工夫都是消磨在做針黹的熱炕上；男人們也認爲一年內勞動的疲倦只有在這無事的冬天可以恢復過來，所以不是整日在鼾睡，便是在聊天。他們和她們很本能的在這種單純的生活景況中，期待着來年的春暖花開。

于家堰的煤炭雖然是很便宜，但丁宏遇始終沒辦法來抽出一筆錢以作燃燒的費用，只好向竈主東單老先生通融一些炭渣和炭沫。丁宏遇是一個通達大理的人，所以每月他總是給單老先生送些菜吃，這樣禮尚往來已經度過了一段很長的歲月。

鬆稀疏的炭渣和炭沫不能發揮像炭塊一樣的熱力，是很需要一些枯樹枝作補助的，于是丁東每天早晨常是帶着他愉快的表情，和他滿意的收穫，由幽深的山溝回向家中。後山溝裏深冬的寒涼，和炎夏的陰鬱，都是在丁東腦筋里很熟悉很深刻底印象的畫片。

兩邊是高聳屹立的山崖，凍僵的蕨藤掛着積雪，隨着北風不柔和地搖曳着，一股很細的泉水早被寒冷封固成好像玉一般的凝體，無聲響的掩藏在積雪的底層，許多被風摘落的枯樹枝，也難

陳在雪泥的中間，好像無窮盡的寶藏，只等待着丁東來掘發。磷响而零亂的山石，和疲硬的樹木……，都可能給予這小孩子一種神秘心情的灌注。

二

這是丁媛等待着她的叔父和弟弟回家用早餐的一個寧靜的朝晨。窗外颯颯的北風捲着積雪在飛舞着，雪後的情景，正像大地攬着了縞素之衣裙，在給人間吊喪似的，疏疏落落的線條描繪成一副慘澹的自然的情景。

在房子裏絲毫感不着有清晨的氣象，常像逗逗的永夜將要來臨的黃昏似的那樣沉陰。一張久經人的脂黃浸蝕而發着油黃色的草編席，很空虛而恬靜的倦臥在炕上，顯出人生的蒼褪和厭煩交織成底憔悴的神情。

墻呢，早被黑色的煤烟掩遮了它原來潔白的容顏，更被蛛絲給它籠作蕭疏稀零的白髮，時光

在它面部劃下了很深的細紋，標誌着寶貴的青春已走向消逝的道兒，所餘下的，是一片淒苦的回顧。

用梅紅紙糊裱過的家神靈位的木牌，前面放着一個錫質的八稜形香爐，很莊嚴的被供奉在牆隅一支狹小的桌子上，這是在丁宏遇的家裏，唯一的具有特殊尊嚴與價值的東西，它會經過家庭酸楚的過去，更佑護着他合家目前的平安無恙的福祐，並且丁宏遇在這隻神位的身上，還憧憬着許多虛幻冥想底降賜呢！

慘白的陽光舐着窗櫺，沒有熱力沒有溫暖，已經燒熟的早餐在鍋臺上也似乎等待的有點厭倦，丁媛坐在靠窗戶的炕邊，用手撫弄着未結成的淡赭色毛繩的冬帽，穿着一件淺藍色的棉襖，鴿灰色的棉褲，在顏色的配合裏，襯映出無限的嫵靜與勻稱，純粹表現出她自己樸素的服裝觀念底形態，她面部飄浮着飽滿的紅潤，很自然的披着墨黑的短髮，這短髮會在于家堰的女人們談話材料里佔了主要部分，在她很長黑的睫毛下示露着直摯、坦白、智慧，與熱情和千萬種蘊隱，更含

藏着好像永遠說不出一種傷感。

她坐在靠窗臺的炕邊上，用手撫弄着一個未結成的繩帽，這時她的心聲並不和手的動作表現相一致，好像是一隻孤獨的小鴿很悠揚地飛起，穿澈了浮雲，掠過了長天，飛向白楊蕭蕭的墓場，在輓弔她已死去的父親底英靈。

她的父親名叫丁宏鑿，曾在龍泉鎮實驗區學校充任了十幾年的教員，她十五歲在梁鄉小學畢業後，便隨着父親參加入這實驗區學校裏讀書，另一方面担任圖書室的管理員這個職務，使她獲得閱讀課程以外的書籍的機會，這樣一直讀到了畢業，這其中整整度過了四年的時光。

在這四年裏陶冶成她一副很倔強的心意，她雖然感到自己的家庭很窮苦，但她確認為作了金錢和勢利的擄獲者，畢竟是可恥的奴隸。她尋常向同學們說：「沒有錢不算是窮人，唯有腦筋裏枯澀，才算是真正的窮人！」這些理論幾乎成了她在人前驕傲的基本因素。

她具有像春天的陽光那樣溫和，與像夏天的河溪橫溢似的熱情，但她的熱情在未遇着相當發

揮的對象時，是甘願生硬地保持着冷靜的。有時她自己也體覺到就這樣冷靜下去將會使一顆光亮的寶石葬埋於杳杳的煙塵，但又何以能不這樣呢？在別人的眼里，只能看到了媛具有普通女子所有的好處，至於她獨特的好處，卻只有她自己一個人知道。

她的母親是很早的下世於她不記憶之中，這是她命運枝幹上的一個大的瘡疤，因為她沒有承受過母愛的撫慰，又覺得從來沒有對她青春的夢，表示實際同情的人，故只得孤寂地，獨行踽踽在苦惱茫茫的大道上，她老是沉靜着表情，她不善於在苦惱中表現極端的悲哀，也不善於在淚水裏泛笑。

遠在二年前的一個秋天裏，城內民衆教育圖書館的館長曲演道，到龍泉鎮實驗區學校裏探望李校長的時候，他曾獨自一人跑到圖書室裏亂翻書籍，不期然的邂逅使他認識了媛，曲館長由校長口裏早聽到對了媛的贊誦，知道她是具有相當的修養，並且不大好說話，一個勤學勤勞的女性高才生。



有一次曲館長曾和她說：「理論一定要能見諸應用！單憑理論沒有實踐，是要走上主觀主義的錯誤路綫，單憑實踐沒有理論基礎，是容易犯唯經驗主義的錯誤；一定要配合爲用的，哈哈！」曲演道說這段話的含意是故意在她面前炫耀着自己，讓丁媛有所賞察。又有一次曲館長談起了革命問題，曾有一段自以爲最得意的：

「……統治者的高壓手段達到頂點的時候，也就是人民被壓制的不能抬頭不能出氣的時候，那時有一度極端的沉寂，所謂萬木無聲待雨來，即是驟雨將至的徵兆，也是革命將要暴發的前夜……！」

唉！現在的社會上向來是一部分進步勢力在抬頭，另一部份落後勢力在拉後腿呢！」曲演道說這段話時頭幌得有勁而有節奏，聲音也特別沉重，眉毛在額上一蹙一蹙的閃動。

丁媛以一種很沉靜的態度與神秘的眼光，觀察着曲演道說話時的表情：面皮在不斷的伸縮，唾沫在飛濺。向來唇薄嘴唇的人是長於說話的。

曲演道的談話裏，一字一句都是在表達他自己的通達，而意味憧憬着一種不可捉摸的幻想的實現。

初次會面的第一印象她便使曲館長傾倒了，老實的說，她使曲演道所沉醉的地方並不是溫和的性情，高尚的人格，以至於一切的修養，而是紅潤的臉龐，和美的眸子，與週身的曲線和圓味一切難於抵抗的自然的美。曲演道的確是想打了媛的主意，一個片面的藝術賞鑑者，僅僅的愛上了她的表面美，丁媛也覺得曲演導好幾次都是在有意的向她傾瀉胸中的珠璣，但在無意中却偏偏流露了他所具有的普通一般的平凡。

有一天下午課畢，丁媛接着一封西式粉紅色的信緘，及至拆開後才知道是曲演道從城裏寄給她的，裏面大概的意思是：

「……………短時間的結識，便會使我對你了解的很深刻……………妳是女性中的嬌嬌者，你有一種力吸引着我，『愛情，是不讓猜疑的』我決定赤誠坦白的告妳：千百佳麗我曾視若無睹……………兩間

美妙盡萃集於妳一身……」。

不幸這封信竟被丁媛束於高閣了，連個單音的回響也沒有。最使丁媛感到戰慄的一次是李校長問她對曲館長的印象究竟如何？

李校長極誇耀曲館長如何青年有爲，如何在政治上有基礎，生活又如何的優裕。丁媛的心起了微微的跳蕩，而發生了無名的恐懼，但也找不出合適的話句來回答這個問題，只是埋着頭不言傳，最後便扭頭忿然地走去了，因爲這，李校長對她常是投以一種不大滿意的眼光，認爲她不尊重師道。

曲演道是遭受到丁媛的鄙視了。丁媛也很明鑑般的了解到曲演道對自己完全是肉慾的，低級趣味，完全是拿上權威誘惑，絲毫沒有真摯愛情的含意，況且曲演道所表現到的沒有一處不是如狐狸般的狡獪，那隻老鼠樣的眼睛滑溜溜的呈現着他對色情的無限渴望，他絕不像一個青年，相反的像一個在波濤洶湧中游泳的將已疲倦了的老滑頭。

丁媛是懂得純真底愛情的，但人世間總是充滿了虛偽的氣息，她逐漸體味到人生在不斷的表淺着，而使她對自己空虛的生活感到了極端的空洞而至於終日暈眩。

去年六月裏正是這實驗區學校放了暑假，也正是她剛從這學校取到畢業證書的十餘天後，她和她的父親便搬到她原來住的那個村子——馬道涯裏去。這個村子和龍泉鎮，于家堰，是個正三角形，距離均是二里多的路程，她的父親先前有肺管炎的病根，這個時候因為學校生活的枯燥和貧窮給予精神上的壓迫，突然地使舊病復犯了。龍泉鎮裏雖然有好些個藥店，但是除了每日生活必須費用，那裏有富餘和積蓄讓他來請醫續藥呢？丁媛只有流着一滴一滴的眼淚，謹慎的侍奉着父親的病體，她認為精神上的安慰或可勝過物質的療養。可是每到青燈的夜晚她父親停止咳嗽而睡熱的時候，她老是帶着一雙水汪汪的淚眼對着一盞孤寂的油燈，心里燒燃起無限的痛苦，覺得黑暗已經奪取了她的一切。

一個陰沉沉的夜裏窗子外面飄着很大的雨點，隆隆的雷聲斷續的響着，她父親咳嗽的聲音也

比往常緊促一些，血也比前幾天吐的多，丁媛扶着廳父親慢慢的睡下去，不到二分點的安靜接着又是一陣窮人的乾咳，窗外的雨剛聽得和緩便又是一陣急促，丁媛的心弦好像被一隻巨手在無節奏的撥弄出恐怖和不幸的曲調。

第二天，天尚未明，剛聽見了鷄聲，丁媛痛號的聲音將四鄰們都驚了醒來，這時丁宏鑿已撒下了他可憐的女兒與世長辭了，留下了四海風清一片蕭索的身後景況，除了日用的傢俱以外，別無長物。

經過了他叔父——丁宏遇的主持，替她父親買了一具薄棺，掩上了一層無情的黃土，在墓場上永恆的播撒下丁媛的淚點，至此以後青燐綠燭，老楊衰柳，無不是悲了。

葬事結束後，她便搬到于家堰她叔父家裏來過活，卻巧正逢他孀母下世的三個月後，于是她便無形中將叔父家裏的內勤責任一一担將起來，那時她才十八歲。她的叔父對她的終身問題極為注意，會經過了許多在她叔父以爲很合適的對象，她却偏執拗的通不過去，她雖然對媒妁婚姻不

大反對，但却反對出賣內體的商品化的婚姻；她是竭力主張歷史條件所促成底真實愛情的結合。但造物者偏不予她好的機會。爲了這個問題，將她拖入了苦惱的深淵，整日價將一段抑鬱鎖在眉頭；每逢天上掛起月亮的時候。她頻頻的在月下沉思，感到自己的影兒非常孤伶，屢次不禁的暗自抽泣起來，就是連她叔父也猜摸不透她底心思。

北風颯颯的吹着窗紙，米麵烤餅和米麵茶不斷地放散着熱氣，她坐在了炕邊一面用手在撫弄着未結成的赭色的毛繡冬帽，一面回憶着十八年慘痛的過去，幾欲淌下眼淚。

丁東輕輕地推開了房門，包着一大束乾樹枝慢慢的放在鍋臺的旁邊，用凍僵了的十個指頭將細柴的繩子慢慢的解了下來，面部被寒冷畫下了不自然的線條，向着他媛姐發出一聲輕微的笑聲，表示他今晨已獲得相當滿意的成績；可是兩頰的肉被冷風吹成一塊橡皮似的，反見笑的有些難堪。

丁媛很迅速的放下手裏所翻弄的東西，將爐子裏面的炭火搞的更旺盛一些，使她弟弟很快的

感到溫暖的安慰。

丁媛對待她的弟弟是非常憫憐而愛護的，因為他這麼輕的年紀和自己一樣的失去了母親，他和她的遭遇雖然有的地方不大相同，但她知道他和自己一樣是在將要枯涸的泉中無力掙扎的小魚。

丁東將身子縮作金鈎蝦的樣子蹲在爐坑口，讓火光舐吻着他整個的身軀，他愈感到媛姐是具有像母親一樣慈愛的心腸。

這時丁宏遇也帶着寒冷的顫慄和沉重的脚步挑着菜筐回家了，接着便是一陣炊具相觸的交響，在寂靜的空氣裏投以撩亂的聲音。

北風還在窗外呼呼的吹着。

第二年：

和暖而多情的春天好像贈給大地以永遠相思意味的禮物，使百草像青春的心油然而滋長，宛如獲得神聖圓滿的安慰那樣的愉快，而抒發出優美表情底回鶯。

于家堰一個春天的夕暮，玉兔跳上東山，太空放散着夜涼，丁宏遇用右手很吃力的提着一個菜籃子，裡面裝滿了綠色鮮嫩的菠菜和蒿子，走出他寥落的幽居；一副忠厚老實的面龐，抹上了一層喜眯眯的微笑，微笑的波紋中浮動着得意和希望的漣漪。他用着很緊促的步伐，由于家堰的南端走向北口，村裡有許多熟悉的人在向他打着招呼，他僅以點頭的方式應付過去，他恨不得一兩步便踏上單老先生的門階，將手裡所提的禮物，恭恭敬敬的遞在單老先生的手裡，再將單老先生的笑臉揣在自己的懷裡，帶回家中到夢境裡面去消受。



單老先生的客廳裡，並不見得怎麼寬敞，佈置的也不十分闊氣，但在於家裏三十餘家居民的眼裡，却像禮拜堂被教徒們看作最尊嚴的場所一樣。一支髹色的靠木漆長几，緊緊的偎倚在蒼黃底牆壁的腹部，長几上的正中開竈立着一個久不揩拭微鏽成晦暗色的銅鏡子，兩邊並置着兩個籐編的帽架，硃礮膽瓶已經是破爛後，腰中束以銅篋，裡面插着兩枝年深日久的雉尾，毛針將被脫盡，像是爲頹喪所羞怯似的無力的垂着頭。五六尊參差不齊的銅質的羅漢排列成一行，面部的表情各所不同；可是沒有一個不是好像爲它們自己寂寞的身世構想的在出神。

長几的一端，牆隅裡很整齊的堆疊着許多木版布套的線裝書，外面標着「……金剛經，梁皇懺，楞嚴經」……等的紅紙書簽，右牆上貼着一張用臘箋紙寫的『孔子讚』看紙質也差不多有百把十年了。

正牆上的當中懸着一幅石拓片板橋竹，早被蒙上了一層灰色的塵土，完全呈現出在頹衰時的狀態。

佛堂的祭燈吐着柔軟而無力的光線，客廳裡陰黯的使人會感到宇宙再沒有遠大的希望。一支八仙棹的邊緣上滿刻着古篆，但已脫蝕的像掉了牙的老太婆的嘴那樣落魄，兩隻古舊的圈椅，每逢人坐在上面時會發出不能支持的哼哼唧唧的呻吟，兩支四尺餘長的條凳，上面覆着軟墊，墻限緊着雙龍形的衣架，小茶几上羅置着一些茶具，兩面擱着一架羅漢床鋪着紅布厚褥和兩顆夏天用的簾枕……。

這便是單老先生會客的設備，簡單而粗疏的半古典裝璜，令人一看便能意識到是一個深山裡土主財的家庭。而距于家裏十里以內的村莊，誰也知道于家壩單老先生是世代書香，他父親是前清的廩貢。

單祖仁是非常心細的一個人，凡一件渺小的事情，只要在他的腦筋中打過轉，便如同打下了千年不可磨滅的烙印一樣，永久不會被忘掉的，尤其是關於銀錢的數字，一五一十記得非常清楚。至於對他自己的家庭將來如何求得更發達與進展，他腦筋裡是有一個計劃體系的。

他自己所開設的幾座炭窰，每月能出產多少炭，每百斤炭能售多少錢，除了窰工和窰裡一切必要的開銷外一月淨賺多少錢，又除了他家庭的生活消費，一年到頭究竟能盈餘多少，這些問題纏繞着他整個的腦筋，佔據了他思維運動的主要時間。

丁宏遇把茶盞捧到了棹上，單老先生坐在圈椅上慢慢的吸着水烟，那柔軟的煙像浮雲般的在幻擬成許多不規則的圓圈後復又匆匆的渺去。

單老先生短短的鬚髭，突出的龍骨，在玳瑁圈的老花鏡後面，隱藏着一雙乖覺的眼睛，他故意地不注意坐在條凳上的丁宏遇，裝擬出冷淡的神氣，眼的光線是一直的死盯在燃水煙的火紙捻上的。

煙袋裡的水像已經煮沸的湯，咕嚕咕嚕的在嚮着，在這沉靜的刹那，丁宏遇的心在不斷底隨着煙袋裡水底聲嚮輕微的跳躍着。

坐在條凳上的丁宏遇一味地靜默，絲毫找不出適當的話來說，顯得空氣非常窘迫。

他終於想得了一句比較適當的話：「呵……這些苦瓜是今早纔從園子裡摘下來的，我看到長的很肥大，才給你老送來嚐的，哈！哈！」

單老先生慢慢的燃着一袋煙：「老了哪！我這裡的茶總是吃不完的，你呢！不是整天價在嚷着日子沒辦法過嗎？你從那裡來的這些禮物再送人情呢？我看還是把它提回去自己吃吧！」

隨着又是一陣客人的沉寂。

「老了哪！我有一件事早想和你說了，我最近計劃做一盤流水，決定買些藥材帶往山下換些布匹回來，在我的推算一定會有一筆大賺頭進手的，可是許多的款項都不在手頭，我正準備明天出門討些賬回來呢」。

單祖仁斯文而鄭重其詞地一句一句的說着，丁宏遇好像是從前聽別人給他說三國一樣的靜靜地聽着。

「老了哪：你來的賬正好！不也我正要上你家裡走一趟呢……」。但是單老先生是從來沒有

光臨過了宏遇的家裡的。

單祖仁一邊在說，一邊將水烟袋慢慢的放在棹上，用右手在短掛口袋裡摸出一片紅色小紙，又慢慢的站了起來，扭轉了身，將頭伸向佛燈的近處，用雙手把這塊小紙從容的展開。

『老丁哪！我想麼……暗兩家的賬目也該到結算的時候了，前天，不！大前天審上的賬信給我寫來了一個清單，我看了非常奇怪，萬萬料不到你用過了倍多的炭，你瞧，自去年開春說囉，截至眼下你名下共用過黑炭四千二百斤，這雖然明說是炭渣，但和炭塊簡直沒有什麼分別，審上也從來沒有和你計較過這些瑣碎的事，除此以外麼……還取過四百三十斤焦炭，殯葬了媛爹和你女人時用過的炭一起在內』。

說着復又將頭轉過，很端正的坐在圈椅上，將紙單放在棹上，又將水烟袋拿了起來。

丁宏遇這時已將單祖仁的心思有幾分猜着了，但也想不出什麼話來說，只感覺到這客廳裡的空氣，窒息的要命，在靜默裡隱隱地聽到自己呼吸的聲音。

「老了哪！咱們按去年的市價說囉，黑炭每百斤九元，焦炭每百斤十一元，這樣的折算麼……你須給饘上四百二十多元呢！你不是經常供給我吃菜嗎，依我看來一方面你也支支吾吾的不想給這裡送，一方面呢，這裡的菜倒也足夠吃，假若儘指望你送菜吃，恐怕我全家老少都要挨餓了。可是你送來的時候，我總顧全這個體面，沒有當面拒絕過你，我記得也會打發趙業告過你，一定沒有，便不用勉強的給我送了，何苦呢？……」

現在是這樣辦吧：你的菜麼……給你算上一百二十多元，不多了吧老了？你淨給我送來三百元紙票好了！」

這時了宏遇心裡有說不出來的苦楚和冤恨，覺得一陣狂熱湧上顏面，心坎裡宛若鑽進了炸蟻一樣突突的亂跳，他巴不得馬上找一個地窖鑽進去，逃避了這咄咄迫人的氣勢才覺輕鬆。

了宏遇並不是吝嗇故意拖延而不願償還這一筆債，老實說，他除了經常送些水菜給單祖仁慢慢的抵償外，簡直永無再好的辦法可想，但是單老先生偏偏不這樣便宜他。

「老丁哪！頂好你不要就讓我這宗生意，今天是十四，十五十六……十……二十二早晨你給我把款送來吧！這一籃子菜我不要了，你仍提回去啵！」

丁宏遇平素是不大多說話的人，心裡每逢有一件不遂意的事，他寧能教鬱爛在心裏，老不輕易向外發揮的，在這時他本想對單祖仁再伸訴苦衷以博得單祖仁對他的諒解，但無論如何再也說不出口來。

這時黯夜的氣氛已佔據了單祖仁整個的客廳。丁宏遇快快的提着菜籃退出廳門，帶着很沉重的心情，低着頭在歸去的路上走着，走着。菜籃要比來時加重了許多，頭皮緊緊的蜷縮着，他原來是以高度的熱情踏上單老先生的家門，現在呢！他的心裏比擱上冰塊還覺得冷。

丁家裏被籠罩在淒清的午夜裏，一灣新月藏在浮雲的隙縫裏探首，一忽兒又慢慢的隱避起來，微風搖曳着野草，虫聲在山溝裏低鳴。丁宏遇的脚步喚來了一陣暴燥而雜亂的大吠，好似在他微薄不幸的命運中的一種惡兆。

#### 四

二十二日的夜裏，丁宏遇躺在炕上，蒙着一張破爛的被子在發着汗。

丁媛的眉宇間鎖緊了一片憂悶，兩隻手正忙亂着燒一壺開水，很小心的服侍着叔父的病體。她對於償還單家債負的問題，雖不十分感到就心，可是對她叔父的病却隱藏着一個慘酷的恐怖；生怕將她父親的悲劇來一次重演。

她這時更疑念着一件事，今日天在門口喊了東歸來用午飯的時候，單祖仁的兒子單建業，向着她裝了一個鬼臉，猙獰與醜惡裏好像掩隱着一種不可揣摸的用意。

一盞幽暗的菜油燈吐着抑鬱而纖弱的光芒，和黑暗的侵襲勉強抗拒着。爐子上的水壺發出像秋天墻根下微虫的細小音響，如同聽到悠揚的遠方在奏着嗚嗚的喪樂，更助增着這所病人房裏的陰鬱悲慘的意味，同時也助增着了媛無限的苦悶。



丁媛端坐在接近爐臺的炕頭上，用左手托着腮，將右手無力地擱在膝蓋上，又開啓了苦思的門扉，細細的咀嚼着自己人生的酸辛。這時丁東吃過午飯後，出去採野菌子尙未回家，隱隱的狼陣，已從寂靜的山溝裏斷續着傳播了出來。

丁宏遇的身上，比炎夏六月裏在烈日下挑着菜筐子行路還要火冒，眼皮像被燃燒着一般，閉着眼睛的時候，便會看到前面如同太陽似的一團紅火，神經如散麻般的暈亂無緒，將十四日夜裏在單祖仁客廳內的情景，恍惚地在他腦子裏交織着。夜風在鬼鬼祟祟的叩着窗櫺。

二十三日午飯後，在丁東出去牧牛的路上，遇到了單大少——單建業，很得意的向丁東叫喊：「東娃子！回去和你爸說，讓他快把炭錢給俺送來呀！三百元呀！不是昨天的期限嗎？聽到了沒有？東娃子！」

丁東向來沒有過問過這類大人的事情，所以他很泰然的走了過去，連一聲回響也沒有。

「給你找下一個好姐夫啊！東娃子！」單建業用很粗厲的聲音呼喊著，但這聲音已經撒在了

丁東身後的遠處。牛脛上懸着光亮的銅鈴叮叮噹噹的響過了山坡，太陽隨着也慢慢的翻過了山坡，  
然自如。

大空穆然，數片浮雲輕輕的向北面的天邊移動着，七八頭老牛很安閒地啃着嫩綠的草葉，曠

丁東習慣地騎在一頭最大的老黑牛脊樑上唱着：

「張家的二姑娘呵，

打坐在綉樓上嘞，

茶飯不進哪臉皮黃呀哎！

……

## 五

和暖的春天在無阻攔的向前行進着。

三月的末梢，于家裏四圍的山頭上和低窪裏開遍了鮮麗的杏花，大地增添了新的裝飾，太陽的光線，由柔和逐漸地暴烈了起來，丁媛已經替換了螺青色的夾衣，面容比去年冬天要消瘦了許多，因為她的心靈因無所慰藉而日見枯涸着，抑鬱在她心田的畦畔深深的生了根。

她叔父的病使她在精神與肉體上均感受到莫大的壓制，現在她覺得空氣稍比過去清爽了些，因為叔父現在不僅在中年的時候能坐在房門外的石凳上晒太陽，並且能經常把丁東的肩膀當作拐杖般扶着到辛莊菜園裏去散步了。不需要一星期的時光，便依然能挑着菜筐赴龍泉鎮上市了，他失去正常節奏的生活狀態，可望逐漸平復起來。

自從了宏遇輾轉在病中，單老先生便再也沒會向他索債，在丁宏遇的心裏以為單老先生是正

對這個病人施以憫憐的寬容呢——這僅僅是他自己一種主觀的估計。

三月二十九日的那天，剛吃過早飯的時候，氣候特別暖和，並颳着微微的風，於是丁宏遇的身上也覺得非常清爽，正準備獨自到辛莊菜園裏抖個圈子，卻巧單建業很匆忙而興奮的跑到家裏，說他父親在請老丁說話呢！

丁宏遇便很有把握的料到又是爲了三百元炭債的事，他不禁湧起舊感，憂愁的火苗又在他心裏重新燃燒了起來，他不得已只好帶着一副憔悴的病容，一步一步地慢慢的向單老先生的家裏走去，兩隻腿顫抖着無力的向前移動，簡直比隻鴨子還要慢，單建業不耐心和他相隨着走，早一溜烟的先跑回去了。

丁家裏雖然進入了春天，但仍舊和冬天一樣的寂寞，街道伸直地輪着。除過女人們在家裏料理一些內務，差不多男人們都奔向農忙的隴畝間去了，唯有丁宏遇孤單的影子，蠕蠕的浮動在陽光裏，他頭皮又覺着有些像在病中一樣的緊縮着，但也有幾分在故意的減緩行路的速度，他不願

意讓單祖仁的院門很早地發現在他的面前，可是單祖仁的院門却一步比一步在迫近着他，丁宏遇的心裏好像拴上了幾百個糊猴那樣亂跳亂跳，使他無法控制。

他終於硬着頭皮踏近了單祖仁的院門，院子裏非常肅靜，因為單祖仁家裏用早飯的時間，要比于家壩每個住戶用早飯的時間提前一個半鐘頭，這是單祖仁特有的家庭風氣，也就是「特殊」和「一般」差別的故意表現，這時單祖仁家裏的老幼們已在鼾然午睡了，這死寂的空氣會奪取人的歡欣，會製造人的悲愁。丁宏遇的心情裡傷情和懼縮又扭在一塊兒了，他明知單老先生是在客廳裏專門等候他的，但又沒有理由的好像生怕擾亂了單老先生的安靜，而不敢變態地直竄進客廳裏去。他定了定神，讓他惶忙的心在這剎那間喘息與曠蕩後，才鼓起了一陣無所顧慮的勇氣，抬起了一隻微顫的右手將夾竹帘子慢慢的掀起，抱定了絕心來對他曾經憎惡而諳熟的舊景作一次重遊。

丁宏遇很小心地進了單家的客廳之後，整個的身軀被昏暗的濃霧所吞蝕，一陣清香甘美的氣

息陶醉了丁宏遇的臭覺，他自己覺得好像在廟會時走進了神龕的享堂，臭到了香煙，得了福祐底天啓似的，究竟是尊嚴的虔敬還是畏怯？在他腦筋裏簡直劃不清明確的界線。

羅漢床的右端，橫躺着一個約有三十來歲的軍官，鼻子很大而且很紅，丁宏遇覺得彷彿在甚麼地方會過面似的，那位軍官側着身子睡在那裏，候着單祖仁再將第三個烟泡子燒好裝上了槍，送上他的嘴唇，床子的中央擱着烟具，被擦拭的非常光亮，宛如在眩耀着它無上的豪華似的，單老先生是躺在了床子的左面，喜眯眯地用兩手小心翼翼的在燒煉着一顆宛豆般大小的烟泡子。單老先生又穿上那一件黑色水獺長夾褂子了，這件衣服除了他到甚麼隆重的場合與和甚麼高貴人物見面，迎合某一種情趣外，是不輕易穿上身的。

丁宏遇走進客廳的時候，或者因為太從容的緣故吧？所以單老先生一點也沒有留意到，而致丁宏遇靜靜地站立待命，難以爲情的站了十幾分鐘，在每分鐘裏都是萬分的急燥。

單老先生的眼偶然的和丁宏遇的眼光灑合在一條線上的時候，單先生忽然地坐了起來，那位

軍官無意中也很自然的坐了起來，單祖仁拿出他從來也沒有這樣向丁宏遇客氣過的態度，在向着丁宏遇客氣着，這時丁宏遇將要垂死枯槁的心靈，被不期然的恩惠之雨露滋潤着，逐漸復甦起來，他將積鬱早在忻樂裏忘掉了。

「老丁！你的病………好了嗎？」很關心似的。

「算是好了，你老！」

「那麼你能不能到鎮上去賣菜呢？」

「還需靜養幾天的。」

「老丁！快坐………快坐下！」

只有那一條長凳子是丁宏遇永遠適當的坐位，於是他便也很自己的坐下去。

「老丁！抽一口煙吧？」

「謝謝你老！我不會抽煙的！」

「哈哈」——單祖仁在笑着。

「這一位老爺你不認識嗎？」單祖仁指着那位軍官，面朝着丁宏遇在問着：「大半你忘記了吧！這就是從前在瞻子家堰訓練過壯了的王大隊長王遜滙老爺，現在他升任團長了！」

「啊！記得……記……記得的！」丁宏遇向着王團長陪着笑臉在不斷的頷首。

「老丁哪！咱們把往事今朝重提起吧！」丁宏遇對他的話句，簡直模糊的聽不清楚。

「你老在說……？」

「老丁！我是非常體憐你的，如果不是爲了你的病，我二十二日的那天一定要親自到你家裏索取那一筆炭款的，你知道嗎？可是爲了你的病呀！沒奈何只好把我的一大宗生意就擱在你身上；只是我一個人也倒不大緊，要知道裏面還有王團長老爺的份子啊！哎！過去的話說也是無益的了，我想你病癒已經大好幾天了，那一筆款想該準備妥當了囉？」

這時丁宏遇覺得人間一切變化無常，委實難以揣度，又不知道單老先生在玩弄甚麼把戲了，



他只好在沒辦法裏躊躇靜默。

片鶻：「你老還不清楚我的光景嗎？既沒有一個有錢的親友，平素又沒有積蓄，如果將鍋櫥賣掉的話，一家三口便會餓死的，我想依然是每天給你老送些菜慢慢的抵償吧！只有這一條生路。」丁宏遇抽噎的說。

在以往單老先生聽到這話一定又要扳起面孔來，可是現在反而呈現出輕微的笑容：「我早料到你必須說這話的，也知道你沒有錢來償還我的炭債的。可是今天呢，我不迫着你非要錢不可，並且馬上還要倒送你三百元呢！你願意嗎？老丁！」

丁宏遇覺得這話來的非常奇怪：「這是甚麼話呢？」他很驚奇地問着單祖仁，他希望單老先生的回答裏真的有甚麼意外光亮的幸運之星出現在暗夜的天幕。

「老丁哪！有辦法自己不去想，別人替自己想出來，自己又沒有那樣的魄力去幹，這是多麼沒出息的人啊！」

丁宏遇更被他拖入迷網了，一點也摸不著頭緒，只好翻着眼皮，沒光彩的看著單祖仁驕然自若的臉譜在出神，同時渴望着在他很快的繼續傳言裏獲得理想中的幸運。

「老丁！還記得從前你會向我委托過媛女（丁媛乳名）的婚事嗎？今天我已負責的將她介紹給這位王團長老爺當太太了。」

這時王團長不知在甚麼時候早躺下嘶嘶的抽着大煙，好像沒有聽到這句與他有關係的話語，表現的那樣平靜。

「老丁，王團長今年三十歲，現在離此二十里的扶乩店駐紮，媛女嫁過去之後包圓能享受一輩子的幸福，第一是團長太太，有許多當差的侍候，有用不完的钱，有吃不完的白麩肥肉，有穿不盡的衣服，甚麼也不需你陪妝，連上轎的衣服也用不着你預備，王團長一口應承。他已給過我六百元錢，三百元作爲償還我的炭款，其餘三百元麼，給你使用。這是一舉而三善備的事情呵！一順手便從衣袋裏摸出不多不少三張一百元的嶄新的紙幣。」

「這件好事 我相信，我絕對敢替你當家的！」

丁宏遇忽然想起了去年冬天的時候會向單老先生偶然的對丁媛的婚事提過一句，因為單老先生是社會上比較交際廣闊的人，是有過這麼回事的。這時丁宏遇看見王團長輪在那裏，面部已浮上了一層微笑——迫人戰慄的微笑。

單祖仁繼續的說：「媛女出嫁以後，你便不要賣菜了，東娃也不要放牛了，你父子倆個乾脆的到我家來住，隨便打些雜工或是在煤窰上幫忙，總比你跑路子賣菜清閑的多，我家裏的飯，比你家裏的飯要强幾倍呢！你自己年紀也老了，不想一個過度晚景的辦法，你終身如何結果是難以知道的，老了！你自己想想吧！」單祖仁說得丁宏遇心裏非常踟蹰，心想走這條路子雖然不錯，就是顧慮媛女是不是願意？這時丁宏遇腦筋裏有千萬種情愫如許多河流同時橫溢一樣，他繃着眉頭考慮了片刻：「是這樣辦吧！這是媛女的終身大事，我總得先回去和她商量商量纔行，不便一個人拿主意的，我自己倒沒有什麼意見，全看媛女的意思吧！錢呢，我暫時也不要拿去」。

「老丁哪！那麼明天早晨回一句話吧！王團長在此住上一夜專候你的信息就是了」。

「是的！是的！」丁宏遇說着便唯唯退出廳門，還聽玉團長和單老先生在說：「老沒出息的東西」。

丁宏遇帶着懽欣和憂慮，慢慢的走回去。

中午的太陽像火傘般的撐着。

## 六

丁宏遇在路上早想到當叔父的怎麼能爲了自己的債負將姪女隨隨便便的作抵償品呢？但是她的年紀也大了，也不能讓枯朽在家裏永久不嫁人的啊！至於是怎樣的出嫁，終久還不是一樣的事嗎？反正是遲不如早的，他這樣自己替自己解釋着，自己給自己鼓着勇氣，走着，想着……

此時丁東已出去放牛去了，丁媛剛剛將鍋碗刷洗完畢，坐在炕上開始做着針線，見叔父氣噓噓的走回家裏，躺在炕上在粗出氣，她便料到叔父又是受到單家的不體面了。

這時陽光靜悄悄地爬伏在窗上，從窗縫裏射進偷視的眼光，在睜睜着裏面這剎那間生命的氣息。

丁宏遇到將喘息停了以後，便慢吞吞的說：「今天單老先生將我叫過去，我當是爲了甚麼呀！原來是爲了給你提婚事啊！」他一邊說，一邊在戲視着姪女的聲色，丁媛的心完全被這突來的語句所攝引，驚異地瞪着兩眼，瞅着他叔父顫抖的嘴唇。

「王遜滙，就是從前在咱村子裏訓練過壯丁的那個王大隊長，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吧？他現在已升團長了；依單老先生的意思，讓你嫁給他。他是一個有勢有錢的老爺，三十歲，年紀又不算大，你嫁過去包險受不了痛苦，一定會享福的！」丁宏現出愉快的表情，和他姪女在這樣的說着。

「我從前並沒聽過甚麼王大隊長的呢！這王大隊長是怎樣的一個人我是更不會知道的，和一個素不相識的人談婚姻問題是大不近乎人情的了。我以為和一個不認識的人，絕對沒有談婚姻問題的可能，我不同意叔父你這樣的做法！」眉頭在緊緊的鎖着，有幾分生氣的神情。

「那麼你們先見見面好了！你自己想一想，年紀也不算小了，脾氣老是這個樣子，你看我現在多大年歲了，一旦要有一口氣喘上不來，你的終身大事，有誰給照護呢？」

「請你老人家再不要這樣嘮叨罷！婚姻既是我終身的大事，那麼得由我自己拿主意！」

「唉！你這小孩子脾氣，……我當叔父的困難，你一些也不會體憐，你覺得你叔父有能力來養活你一輩子嗎？這門親事如果成就的話，不只是你一世享福，就是我的晚景也會很好過度的啊！和單家糾纏不清的那一筆炭款，也就從此了事！」

「可是當叔父的也不能把侄女當作肉一樣的賣去啊！」丁媛的聲音是從屈辱哀傷裏壓榨出來的。

「唉！這不聰明的孩子！話不是這個樣子說，如果這門親事成了的話，不只是你的福氣，同時叔父便再也不辛辛苦苦的賣菜過活了，單老先生讓我搬到他家裏去養老！」

「恐怕不會那樣容易的吧？」丁媛對他叔父的話非常懷疑。

丁宏遇接着又說：「東娃也用不着放牛了！你看，就這樣死不死活不活的生活下去，會有什麼結果呢？你不感覺叔父可憐嗎？」

丁媛一聲也不響，起初她眼邊是緋紅，卒至眼淚拖帶着深痛的隱哀不可禁制的滑落了出來。

窗子外邊的太陽，沒精打采的徐徐地退下了階臺。

正在這寂靜的頃刻間，單老先生的兒子單煜業突然竄進了丁宏遇的家裏，手裏拿着單老先生剛才給丁宏遇那三張一百元的鈔票，撒手扔在了炕上：「老丁！王團長命我給你送來的聘禮，你快點兒收起吧！萬不可再不識好歹的推諉，你敢觸犯王老爺嗎？連我父親也不敢惹他呢！」說着說着便轉身跑走了。

丁娥和粗塑的菩薩像一樣坐在那裏發愣。

「孩子！你聽見了嗎？你自己也仔細想想，想一想當叔父的難處。現在王國長還在他家裏住的呢！他等待着明天早晨答話的，頂好你們先見一見面，要放開通一些，快不要要小孩子的脾氣啊！」丁宏遇平素本來是一個話短的人，現在已將在歸來的路上所攪擬的語彙驟雨般的傾瀉盡淨，再也想不出好的話了說，於是便慢慢的坐了起來，順手將三張鈔票輕輕的捏起，看了一眼之後，便顫抖着慢慢的裝入衣袋裏面。

丁娥覺着自己的命運更加上了一具無情的鎖鏈，永遠無掙脫的希望了，她一賭氣爬在炕上哭泣了起來。

丁東歸來吃下午飯的時候，飯，是他父親做的，他很懇切的喚他娥姐起來吃飯時，雖說是病了。晚上上燈的時候，丁宏遇繼續的向丁娥勸解時，丁東才想起單建業對自己說「給你找下一個好姐夫」這句話來了。



臨睡覺的時分，丁宏遇還在囉嗦着，丁媛只和他叔父說了一句「任憑你辦罷」！依然躺在那裏和衣而睡。

丁宏遇好像在生命裏得了幸福的天啓，也很忻然的睡去了。媛姐微微哭泣的聲音，丁東起初覺得非常難受，後來也慢慢的入夢了，沉黑的夜，又是如何的恬靜啊！

夜半的星河橫於天際，整個的于家塚被迷醉在微風哭泣的暗夜裏，全村的人們都在很寧靜的尋他們的好夢，丁宏遇熟睡的鼻聲，咕嚕咕嚕的好像貓子承受搔拂的安慰那樣舒暢的暗誦着心願。

丁媛的心裏感到人生的陰鬱與悲愴，已被自己咀嚼到盡處，她生命之火花已被狂飈吹滅，仇恨的厲鬼叩着他生命的門扉在低聲呼喚，她好像喝醉了酒一樣，酸楚和傷感支配了她整個的靈魂，她下意識地拖着眼淚隱忍着悲痛的嗚咽，悄悄的下了炕沿，用顫抖的兩隻手在拭着，拉開小櫃的第三個抽屜，將後面的一個油紙小包打開，將毒老鼠的大塊砒礪摸到手裏，稍停了一停，後又

振起了決心，趁着不可制壓的憤恨拌着淚水一鼓氣吞嚥下去。

渾身在震顫着着，心情在憤恨着，眼淚在迸流着，後來又慢慢的爬上炕去，把將盡的一段眼淚流在了枕頭上，她緊咬着牙，依然隱隱的哭泣，長夜裏的時間在一時一刻的向前拖挨，毒性在她的肚子裏轉絞，心被投下了煎沸的鍋爐，燙熱和疼痛，纏裹在一起，額上淌出冰冷的汗珠，她再將牙緊緊的咬着。

債  
與  
信

## 惠 民 壕

十一月的末梢，路上早稀見了行人，北風像一匹蠻惡之駒，駛負着襲人肌骨的寒冷，馳騁於悠悠郊野底長道上，播發着狂厲而粗濁的嘶叫。敵人在這北方平原上所建築的殘酷底工程——封鎖壕，像一條腐爛的死蛇那樣頹喪，已失却其原有的高性體的封鎖效用了。

有一個僻野荒涼的小村子——南壩，它緊靠着封鎖壕的腰肋，如同一個苦命的小孩子，下意識的想偎着他繼母的懷抱一樣，對自己生命前途裏黯後而艱辛的腳踢，漠然無所愉感，一味的渴

望着糖菓汁液的滋潤，而輕易地忘掉鞭笞給予自己軀體的痛苦。

深冬的一度飄雪給大地穿上了一套凜素之衣，老北風捲着積雪在娑娑飛舞，好像一團漫騰騰的白煙在翻滾，南壩村的堡牆被掩映在這白色的煙幕裏，而一種神秘的不可捉摸底社會活動，又被這重頹矮的堡牆所隱匿着。

二十七日暮氣低壓的傍晚，北風吹的更緊，南壩村的人們已憩息在他們一天勞苦倦怠之最後希望的甘夢裏了，二分月色微微展現在沉穆的天際，南壩村的堡門被暗夜深深的封閉着。這個時候，村警王六兒一個人披着一件山羊皮大衣，踞蹲在堡門樓上的堞牆背後，一面抽着汗煙，一面在向着天空靜靜地凝視着，好像在發覺那天幕上夜的神奧，但他腦子裏却被一些繁雜的事情盤據着，一陣颯颯的北風掠過之後，他接着便是一陣戰慄。

王六兒向來胆子非常大，他不怕遠處傳來的狼嗥，更不怕在墓場裏跳躍着的鬼火，他最得意的是常常和「皇協軍」老爺們開玩笑。只有這無可抵擋的冷風，每夜必須和他的肌膚作一番暴烈

的格鬥，終於使他屈服，使他胆怯。

堡樓內的後牆角裏，挖有一個很小的窟子，將手伸進去便會摸着一個銅板大小的鐵環子，環子上面繫着一根鐵線，一直透過堡樓的後牆，好像一條電線般的通過了南瀾村的丁字路口，一直伸向村公所的辦公室裏。這條鐵線好像是緊繫着南瀾村的命運，王六兒每天夜裏在堡樓上伺候，也就是和這條鐵線有密切的關係，於是他就好像將全村生命危舟掌舵的使命扛担於兩肩了。可不是呢！這並不是他自己所情願的，而是村長專門指派他的逼不得已的工作。

南瀾村處於敵我交錯的所在，每到夜晚，黑暗障蔽了敵人的眼睛的時候，政府才派人去這村裏，征他們應繳納的田賦；而最可恨的敵人也是利用黑暗遮掩了我們的眼睛的機會，到南瀾村無理由的強索糧食和布匹還有牲口。在別的村子裏能享受到夜晚的安寧，而南瀾村卻享受着夜晚的驚恐，哀號似的犬吠，激夜的撩亂着每個人睡眠的心境。

二十七日的夜晚，王六兒照樣伺候在堡樓上的垛牆後面，就在這幽深的長夜裏南瀾村裏在演

出一幕神秘的鬼劇。

韓克直是南壩村公所的一個書記，他曾受過中等教育，是一個學習情緒很高，具有革命熱情，常常不滿現狀的青年，因為家庭的拖累，使他屈辱在這狹小的村子裏過活着，他每天生活裏的不愉快，工作上的憂悶與牢騷，只有以寫日記的方式來盡揮它。

十一月二十八日（晴）

昨夜颳着很大的風，將窗戶也快要颳破了，大約有十一點鐘的光景吧！我正準備將一天的疲勞帶到床上去休息，忽聽得辦公室裏的銅鈴叮叮噹噹的響了一陣之後，又很有節奏的響了四下，恰巧今夜因為事情比較忙，村長也在辦公室休息，我便慌忙的將村長和其他同事一齊喚醒，將辦公室的燈點着，讓村警小狐子提着燈到村公所院門外面去迎接「皇協軍」。接着便是一陣暴驟的大吹襲。

今天只來了四個「皇協軍」當然又是要糧啦！向來是這樣，他們開口要一石，村長只給他們

五斗，他們開口要兩石，村長只給他們一石，其理由是：『這個村子是兩方面在應付着，假若把糧食統統給了「皇協軍」的話，中國兵來了拿上甚麼應付呢？如果讓中國兵把辦公人員帶走，今後皇協軍來了更沒有人支應了』。

村長和他們老是用這樣的手段周旋着，昨夜照例是這樣。他們正在糾纏不清的時候，忽地辦公室裏的銅鈴又亂響了起來，這時「皇協軍」現出很驚惶的樣子，而我們村公所裡的人已聽慣了，於是都靜着耳朵，待着第二次的鈴響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中國兵到了。

如果王六兒在堡門上對外面的人說，村裡有日本人，或是中國兵，外面的人絕對不會相信，一定要誤會到不讓他們進村，而難免發生其他意外的禍端；所以才想出拉鈴子的這個辦法來。規定着，先將鈴子亂拉十餘下後，如果「中國兵」來了慢慢地拉七下，「皇協軍」來了拉四下。

剛才就是拉了七下——真準確，這是中國兵來了，村長很從容的和「皇協軍」說：「請你們迴避到我們後院裡去吧！中國兵來了，不知他們究竟有多少人，究竟有多少槍支，如不迴避，是恐



怕吃虧的。」於是「皇協軍」很聽話而又很感激的躲到後院裡去了。村長又仍派村警小瓢子提着燈籠去迎接。

今天中國兵來的特別多，均携帶着武器，到了辦公室裡將村公所的人都集合在一起，大約是一位官長吧！便向着我們講起話來了：「……咱們都是中國人，南滿村是咱們中國的地方啊！中國人不給自己的祖國納糧，反而給殺我們的仇人去納糧，無論在良心上情理上都說不通啊……」！這些話只打動了我一個人的心，我簡直快要迸出無名的眼淚來了。

但我們社會經驗豐富的村長，依然是舊套子——對付政策，和對付「皇協軍」一樣的手段，也是一樣的理由，他終於先將中國兵應付走了，後又將「皇協軍」應付走了。

王六兒昨夜在堡樓上辛苦了一晚上，今晨一早便跑回睡覺了。」

我們知道南滿村是適應着矛盾的戰爭狀態求苟存的，他們只看到了眼下的暫時的的存在，忽略不久將來的危機，如果抗戰勝利了，他們依然皈依祖國當不成問題，如果抗戰沒有前途，他們

便跳入「東亞共榮圈」了，這樣兩付面具的尊障，將來一定遭受到歷史慘酷的懲罰！

有一天南瀾村丁字路口的牆上貼着一張淡黃色油光紙傳單：

中國的良好百姓們：每到夜晚，匪軍跳過了封鎖壕，拿去了你們的麥子和布疋，擾亂了你們的睡安，你們不痛恨嗎？從明天起每家出苦力一人，自帶鐵鍬，將封鎖壕重新修理，惟有強化治安，才能安居樂業，封鎖壕改名「惠民壕」並豎立碑記。這是體恤老百姓的意思，大家要努力完成此工作，違者重處！

××日本派遣軍司令官岡一

十二月九日，惠民壕差一天的時間便要完工，當夜陰沉沉沒有月亮，王六兒依然伺候在堡樓上徘徊，一面想着：只是今天一夜了，以後便不再有挨凍的痛苦了，村裡從此以後也不再應付兩方面了，過去的是不幸，未來的是安樂。

北風仍和往常一樣的狂暴，它尖厲的掠過王六兒的身旁時，王六兒覺得如同許多針尖在刺着

他的面頰一樣，大自然在譴責着他錯誤的心理。他正在徘徊着胡思亂想，忽聽到堡門外邊在叫喊着他的名字，他諳熟着這聲音是「皇協軍」班長李守和的腔調，他於是很快機智地遵循舊例，跑到堡樓裡將鐵環子亂拉了十幾下又使勁的拉了四下以後，下得堡牆，將沉重的兩扇堡門拉開。

「嘿！「惠民壕」現在已經修好，中國兵已不會再來了，爲什麼堡門還是關着，你還在這裡鬼鬼祟祟的幹什麼？你們村子裡還不相信「皇協軍」嗎？」王六兒覺得李守和說這些話是極平常的事，於是他又在開玩笑了「媽的！皇協軍敢不是中國人生的嗎？」在黑沉沉的夜裡，他看不清「皇協軍」究竟來了些誰，他更料不到這次「皇軍」也夾雜在裡面了。「怎的！皇協軍又不是日本人的龜孫子！」嘿！「皇軍」的刺刀好像一條毒蛇似穿入了王六兒的咽喉，黑夜裡看不清王六兒的血色，只能聽到王六兒躺在地下，血在氣管裡咕嚕咕嚕的響。

可憐的王六兒，已享受不到他希望着的安居樂業了，他那微薄的命運，只結束在這淒冷的曠夜裡。

當天晚上的同一時間裡，南滿村的村公所到副鈴嚮了四下之後，沒有趕得上迎接，「皇協軍」早火冒的跑了進來，還有正牌的「皇軍」，他們和村長說話的態度和過去大大的不同了。

「現在惠民壕已經修好，匪軍再也不會來你們村子裡來了，你們也再不能拿『應付兩方面』的話來支吾我們了，從今以後我們要多少糧食必須交够多少糧食、要多少布疋，必須交够多少布疋……毫不含糊；讓什麼時候送到，必須什麼時候送到。絕不寬容！你這老狡猾的東西！」拍：拍：「皇協軍」將村長狠狠的打了兩個耳光，接着一個大概是翻譯官吧，對村長說：「過兩天在你們村子裡舉行惠民壕完工慶祝式典，需要你們好好籌備！」說着他們幾個便氣沖沖的去了。

惠  
民  
藥

## 杜鵑

深深的夜，靜靜的夜，淡白的月兒在東山高頂的後面露出了半個嫩臉，好像偷瞞着我們這個山溝裏有什麼秘密似的，那條小黑狗，早在龜媽懷裏睡着了，鼾鼾的。

我們的村落一半在東山坡上，一半在西山坡上，當中是一條一丈多寬的小溝，溝裏時常流着細細的水，上面架着一塊小木板，要不是這塊小木板的話，這山坡到那山坡一天不知道要溼多少人的鞋底子呢！兩面的山很高，上面是黑森森的樹林。

聽老人們說：「我們的村落從古來就是二十多家」，直到現在還是二十多家。白天本來就很寂寞，一到晚上更覺得淒涼；山溝裏的村子又沒有十字街，白天是不會熱鬧的，晚上越顯得陰沉沉的。太陽剛落山，綠樹變成了黑樹，山頭也覺得高了許多，山溝一眼看去，好像有十萬里深，聽說後面還有妖怪呢！

月亮好像在玻璃燈裏面裝上了水，掛在半空中，教人看了心裏面怪覺冷清清的，加上身後又吹來一股小風，好像在小犛腦後澆了一碗涼水以後，又匆匆的吹到山溝的深處去了。小犛這孩子老是一個人呆呆的坐在那裏想他的母親，並且每次都想的流出淚來。

小犛死了母親已經七個月了，現在又來了一個素不相識的女人忽然和爸爸睡在一塊，爸爸讓小犛獨自一個在羊圈裏看守小羊，恐怕賊來偷，狼來吃，這兩天羊圈裏氣悶悶的，熱的真要命，簡直還不如跑到土牆根底睡覺爽快，「有了後媽就有後爸爸了，」這話一點也不錯。小犛很知道家裏已不當「人」看待自己，但是除了自己以外便沒有人放羊；見不得他又離不開他，每天沒

有兩頓好吃，便有兩頓好打，小華在家不敢做下一件錯事，更不敢說錯一句話，他老早就想往外祖母那裏去，可是不認識去「長槐村」的路是怎樣走。在母親出殯的時候外祖母和父親喚了一架，現在已不相來往了，假使能去，父親也不讓去，並且連外祖母的話也不讓提起一句。小華想他的母親，想吃他母親做下的紅麵包包，想讓他母親把褲上被新來的這個舅婆娘打他時扯爛的一條縫子補起來，外祖母是母親的母親，小華只想母親，也想外祖母，他坐在小土牆的根腳下流着淚，看着月亮慢慢的上昇起來。

夜深了，夜靜了，父親和那個新來的女人睡着了，小黑狗也在牠母親懷裏睡着了。對面東山坡大樹上的餓老鴉還吱吱呀呀的說夢話呢，這時那隻杜鵑鳥，又忽然用響亮悲慘的聲音哭泣起來了，好像銅鈴子那樣響。

從前小華不知道這鳥名叫甚麼。

在二年以前一個夏天的黃昏，大概和現在的這個情景差不多吧！父親到外面要賬去了，母親



給小犖熬了些南瓜稀飯喝，趁着月亮底下紡着花，當那時小犖才五歲呢，在旁邊奔着跳着捉明火虫，母親喝住他不讓他往遠處跑，說後山溝裏有妖怪，這時杜鵑這個鳥便在大樹上暗暗的叫了起來，小犖覺得有點害怕，「媽！這是什麼叫喚？」這是杜鵑，犖兒：乖乖的快坐下，媽給你說「古經」！

月亮在天上照着，小犖在那裏坐着，細水在山溝裏慢慢地流着，月影在水底下慢慢地遊着。

「古來有一家，一個公公，一個婆婆，還有一個小媳婦；她男人出外面做生意去了，公公的心很好，婆婆心眼兒壞，怕媳婦吃多，只嫌媳婦不做活，小媳婦很可憐，名字叫秋娥，秋娥每天起來挨打受氣，只是心裏難受又不敢頂嘴，有時鑽在毛廁裏哭鼻子，睡在枕頭上哭鼻子，眼包當是紅紅的，老盼着自己的男人回來，五月端午也過去了，八月十五也過去了，老盼不回來，半夜總是夢着她男人回來了，醒來仍是空空的，還是哭，婆婆聽見她哭，明天早晨就罵：「死下人了嗎？爲啥半夜吼，活見鬼，家門不幸！」公公也不好意思插嘴，恐怕老婆說，「公公和兒媳婦二

「避兒」！「人善人欺，馬善人騎」秋娥愈不敢哼氣，婆婆愈來勁！

小翠瞅着母親的臉，月亮也瞅着小翠母親的臉。

「晚上秋娥夢見一個不吉祥的夢，夢見唱戲哩！第二天起來便知道要鬧嘴舌，所以今天很小心，誰知道她做晌午飯的時候，不知怎樣沒有操上心，便把青花細磁碗掉到地下打碎了，古人常說：『小人打掉一個碗，大人就要管，大人打掉一個甕，小人不敢問』，這一下可就鬧壞啦！秋娥的婆婆動了大氣，起初是罵秋娥不讓秋娥吃晌午飯，婆婆吃飽了以後又拿着麪杖把秋娥的腿上狠狠的打了十幾下，打的腿上一片紅一片青，不是鄰家李大孀子來拉開，非打一個見紅見白不可，打完了婆婆便跑到鄰家去說他媳婦好吃懶做，少家沒教，給俺姓王的丟人啦！秋娥便趁這機會痛痛快快的哭了一頓，她早想跳到井裡去尋死，但總是會想起她的男人來，她要將一肚子的冤枉告給她男人以後再跳井，世上總有一個知道她死的冤屈的人！她哭，她哭！

他的公公是個好心腸的人，看見自己的老婆不在家便勸媳婦不要太傷心，「誰教你沒眼窩，

投進姓王的門子來呢？只哭也辦不了事，我們要想個好法子，讓婆婆再不敢這樣欺侮妳！」秋娥對公公非常孝順，因為他是自己男人的父親，所以非常聽公公的話，他公公說：「你今天晚上找上一根繩子拴在屋樑上，假裝上吊尋死，等我把妳救下來，妳婆婆懂得人命關天，闔下人命對他不好，他以後便再也不敢像今天那樣打妳了」。天氣黑了，婆婆從鄰家回來還是嘴裡在哼唧唧的罵，他公公蓋着被窩睡着了，婆婆後來也睡着了。

半夜子時，秋娥便將一條粗麻繩子搭上屋樑去，站了一個四方凳子，把頭套在繩子上，腿上添身上又軟，想起了自己個的命運，不禁悽悽楚楚的哭泣起來。

五更天，鷄叫明，他公公睜開了眼忽地記起一樁事情來，趕緊跑到媳婦的房裏一看，只見樑上吊的一個人，臉也青了，舌頭也吐出來了，七竅流血，公公半夜睡着竟把這件事情忘記了！秋娥見公公老不來，一陣子想不開便真的死去了，公公後悔也趕不上了。秋娥死後，冤魂不散，便變成這種鳥，人家都叫杜鵑鳥，不知爲甚叫鵑這名字，變成這個鳥以後天天半夜便在樹上哭，

她叫喚她的男人，埋怨她的公公，恨他的婆婆，現在已經過了幾百十年了，他公公也死了，婆婆也死了，男人也死了，秋娥還是在這個樹上哭着怨着，並且還是頭朝下尾巴朝上倒吊起來哭，這一個苦命的，她每次哭完以後，在哭的地方，總要流下了一堆血」。

第二天一早起來小犖便跑到東山坡大樹底下去瞧，果然有一點一點的鮮紅的血。

夜深了，灣灣的月亮好像在深藍的天幕上刺下一個白色的指甲印兒，從東面慢慢的向着西面移動。杜鵑鳥暗暗的叫着，小犖聽見了杜鵑的叫便想起了秋娥的一段故事，又想起了他的媽媽，杜鵑鳥又好像是自己的媽媽！她在樹蔭裡，叫喚着她的犖兒，埋怨着他的男人，怨恨着新來的那個臭婆娘！

小犖的心裡藏着無限的悲傷和憤恨：「這個家已經不是我的家了，這新來的女人不是我的母親，父親也變心了，我不想給他們放羊，不願意挨他們的打和罵，但我更不願意尋覓活，死去學習杜鵑鳥，我要跑，雖然不認識我外祖母的家裏，我總有我願意去的地方，也總有打我不罵我

杜鵑

八二

的快樂的地方」。

杜鵑鳥兒不停的叫着，月亮在天上慢慢的爬行着，微風不斷的向着山溝深的地方吹，小黑狗在他母親懷裏安靜地睡着，父親和那個新來的女人也很安靜的睡着，小犛的影子在山溝口底月光底下奔去了，這個小生命！

這時有兩隻小狼已鑽進了小犛家的羊圈，小犛的父親和新來的那個女人睡的和死豬一樣。